

備經險難

晉，曇無竭，聞法顯等躬踐佛國，慨然有忘身之誓。以永初元年，集同志曇朗、僧猛等二十五人發長安，西渡流沙。上無飛鳥，下絕走獸，四顧茫茫，莫知所之，惟望日光以準東西，視人骨以標行路耳。

至蔥嶺，嶺冬夏積雪，惡龍吐毒風、雨砂礫。前度雪山，下有大江，流急如箭。東西兩山之脅，繫索為橋，十人一過，到彼岸已，舉煙為幟。後人見煙，知前已渡，方得更進；久不見煙，則知暴風吹索，人墮江中矣。

復過大雪山，懸崖壁立，無安足處。壁有故杙，孔孔相對，人執四杙，先拔下杙，仍攀上杙，展轉相攀，經於三日，方及平地，檢料同侶，失十二人。

進向中天竺，路既空曠，惟齋石蜜為糧，十三人中又死八人。無竭雖屢經危棘，而繫念觀音，未嘗暫廢。至舍衛國遇眾惡象，乃歸命觀音；忽現師子，象遂奔逸。至恆河，復值群兇，歸命如初；尋有大鷲飛來，牛亦驚散。後於南天竺隨舶達廣州，齋經而還。

贊曰：讀西行傳，千載而下，猶可流涕。即今一字一句，皆先德汗血也。而或以輕心對之，汗手執之，不潔處置之，又或存而不讀，讀而不行；乃至用以博衣食貨名利而已，悲夫！

法滅纒經

隋，靈裕，見周氏滅教，悲感不勝；衣以斬纒，頭經麻帶，如喪考妣。引同侶夜談正理，晝讀俗書，潛形灰槁，以俟法復。

刺股制心

隋，智舜，趙州大陸人。專修道觀，妄心卒起，不可禁制，即刺股流血；或抱石巡塔，須臾不逸，髀上刺處，斑剝如錦焉。

西竺取經

唐，玄奘法師，立誓取經，貞觀三年，單已西行，過流沙，歷高昌，及於